

彪哥说,前几年取消了农业税、这几年农村医疗保险逐渐普及,最近又消除了城乡户口差别。那么我想,将会有更多进城干活的乡下人体面地挣钱,有更多的乡下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一张“身份通行证”的角色

□佚名

我的父祖辈都生活在乡下,彩云之南贫瘠的3亩土地,为我们一家6人提供了至少23年的口粮。

在我上中学以后,因为离家只有6个小时的车程,我还是会在秋收的时候,请假回家下田干活。从美国回到清华工作之后,离乡万里,故土在记忆中渐行渐远。但是,我对我一样的乡下人始终都保有一份亲切感,尤其是面对努力养家糊口讨生活的乡下人,因为看到了他们,就想到了自己的父母亲。

东单的卖花先生

我要讲的第一位乡下人,是一位连“进城务工人员”都算不上的乡下人,“进城务工人员”起码还有一个暂住证,我要说的这位乡下男人,却是一个连合法身份都没有,在地铁站摆摊的乡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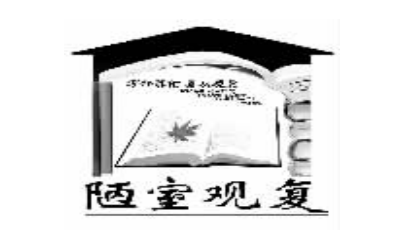
那是2006年10月11日的傍晚,情人节玫瑰卖得最火的时候。北京东单地铁站出口站着好多卖花人,他们把各种颜色的玫瑰放在大纸箱子里,热火朝天地叫卖着。不知道是谁恶作剧,喊了一声“城管来了”,这些卖花人立刻抱起纸箱子四散逃窜。

紧接着,我就听到了一声声叫骂,循声望去,卖花先生就出现在了我的面前,确切地说,是卖花先生手里抱着的硕大纸箱子出现在了我的面前。原来卖花先生在躲藏的时候,因为手里的箱子太大,加上竖着的鲜花,挡住了视线,一不小心,撞到了一位矮胖的、貌似城里人身上。此时矮胖男人正在高声叫骂着,一手牵着他衣着时髦的女朋友,一手狠狠推搡着卖花先生。卖花先生似乎没有反应,我只看到一双长了冻疮的手死死抱着纸箱子。不到几分钟的时间,矮胖男人的咒骂加诅咒越来越肮脏、恶毒,肢体动作也开始升级到又是脚踢,又是手打。

进出地铁的人都开始停下来看热闹,矮胖男人的女朋友及众旅客纷纷开始劝阻,最后好不容易才把矮胖男人拽走了。到这时,我才看到卖花先生的脸,粗糙黧黑的脸上写满了惊惶,清澈的眼睛里流露着一个男人被践踏了尊严却又无法反抗的悲伤无奈。接着,我看到还有一个同样穿着打扮、留了长辫子的乡下女人,大概是卖花先生的妻子,拉着卖花先生的胳膊,低头站在他的身后。

眼前的一幕,让我突然有种被噎到的感觉。也许是因为害怕,他已顾不得疼痛和尊严了。而一通拳脚过后,城管的警报也解除了,面对着身边各种异样的眼神,满脸屈辱的卖花先生和身后始终都低着头的女人僵在原地,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空空荡荡的时间



□欧阳

大概是脑子迟钝了,从前满世界寻景、观物、读人的热情不知不觉地就淡漠了,连朋友招呼的饭局也推三阻四……关于这样的状态,老哥哥有一番中肯的描述,说是就像一只老狗,完全失去小狗那种对什么都充满新奇感觉的热情,脚踢到背上都不带动窝的,至多不过是座开半只迷糊眼,然后半懒洋洋地继续保持原有状态。老哥哥的评价有点过誉了,我哪有那么深刻,只是很多时候不知道该怎么说而已,不得不像一个聆听者那样。

记得年轻的时候我时常因为直露的言语被视为不成熟,也曾被别人认为是一个乐观豁达的人,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自己也没太注意,回过头来总结找不到头绪,疑惑之时际遇故人,忍不住就想查讨教,没想到故人却讲起他的故事来。

“你还记得你說的北京爷们豪气,要面子吧?”故人先问。他和我一样习惯了直来直去,说前两年他所在的单位来了个首都产的爷们主事,在知道博士的学识后主事放弃了领导身份,宣布以后以兄弟相处,博士年少居第,心念为兄直爽,也正合了直脾气,初时还有窃喜,结果最后落得不知道该怎么说话。

主事每有高见都希望博士多多发表意见,身为兄弟当然要主动积极参与,但无论是在会上还是在会下,总是没有正确的时候,一来二去当然就知趣了,闭嘴吧,可也不成,为此赢得“考虑工作不用心”的评价。出于和谐工作环境的目的,不会马屁学问的博士后来没少夸赞近见卓识,然而一个“好”字是不够的,自诩学富五车的主事认为,其他人没什么文化说好了罢了,以博士的学识显然有点糊弄,人家要的是真心诚意的佩服,这让博士为难了好一阵子,左右都不逢源,后来见到主事每每在对上面点头称是之后都回来对他发表

卖花先生的屈辱仿佛印在了我的心里,吞不下,也吐不出来。

平家瞳的彪哥

强壮的张彪,50来岁,是北京朝阳门某大厦物业公司的保安队长,新的奋斗目标是买一辆SUV。我见面叫他彪哥。彪哥也有他关于尊严的故事,这个故事稍稍解开了一点点压在我心里多年的心结。

彪哥当年是徐辛庄里响当当的“农村经纪人”,他的工作是帮农民找到收购农产品的二道贩子,二道贩子和农民达成交易后,会给“经纪人”一点佣金。彪哥是一个有责任心的“经纪人”,他不仅为了自己赚钱,也为了乡亲们能把收成卖个好价钱,为了不让乡亲们辛苦劳作的收成烂在地里。

一到收成要下来的时候,彪哥就去城里找二道贩子,丰收的年景,是最让他头痛的时候。为了能够把大丰收的农产品推销出去,他自己印制了“名片”,到城里,见人就问,老板,您收西瓜吗,我们有两万斤西瓜;老板,您收水果吗,我们村有的是最甜的草莓……彪哥递出去的名片“老板”们谁都不瞧上一眼,一天下来彪哥嗓子哑了,脚也走出了泡。中午累了饿了,想去餐馆吃点东西吹吹空调,餐馆都把他当成乞丐,不让他进门。

彪哥谈起当年的经历,感慨万千,彪哥说:“当年在城里推销农产品,处处遭人白眼,感觉像乞丐一样,一点尊严都没有。”“尊严”这个词深深地触动了我。我问彪哥:“为什么不改行做别的?”彪哥却说村里总得有这么个人吧,我做“经纪人”不坑自己的乡亲,要是换了外人,乡亲们更吃亏了。

其实,彪哥和当年的卖花先生一样,不偷不抢却不能体面地吃碗饭。然而,在听彪哥谈起当年的经历时,我在他脸上看不到丝毫惭愧,反而看到了男人的担当与骄傲。我突然明白过来,卖花先生放下自己的尊严,不也是为了担起对父母妻儿的那份责任吗?当年卖花先生和妻子僵在地铁站里的一幕,再次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似乎漏掉了什么——妻子一动不动,深深地低着头,却又紧紧地拉着卖花先生的胳膊,我仿佛明白了:妻子低着头,是不忍心看到丈夫受委屈,因为她懂丈夫的尊严和无奈;紧紧拉着丈夫的胳膊,坚定地站在他身后,是想告诉丈夫,他始终是她心里伟岸的山。

有时候,男人放下尊严,也是一种骄傲。彪哥说,前几年取消了农业税、这几年农村医疗保险的逐渐普及,最近又消除了城乡户口差别。好事接连不断……那么将会有更多进城干活的乡下人体面地挣钱,有更多的乡下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赵春青 画

“户口”杂谈

□何申

我17岁的那年隆冬,自己一个人走进位于天津市五大道的民国派出所,去销户口。民国是地名,民国体育场在上世纪足球甲A年代是天津泰达队的主场。早年这里是英租界,环境非常好,至今,仍是天津市最金贵的区域,全部是小洋楼,保持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风貌。我从小住在这里,并没有太多的感觉,一旦要离开,就有些舍不得了。

非常利害!在我的印象中,那个年代的警察叔叔很厉害,小孩哭,大人说警察来了,哭声立止。我从来办事没如此痛快过,人家也不多问,接过去就办,几分钟后,原来那种黄色纸皮户口本上,在我那一栏上,已写上“迁出”并盖章,另一张纸是户口迁出证明信,单独交给我。就这一张薄纸,分量沉重,一家人,从此两离分。走出派出所,哑然失笑,好厉害的小衙门,真乃将人“派出”之所。望着熟悉的街道,我无语,偌大的城市,从此再无我立足之地了……

中国的户籍制度,最早主要是为了征收赋税,后来变化内容繁多,更主要的功能变成

了把人管住,待在一个地方“不许动”,到现代,尤其不允许人们从乡下往城里移动。此事复杂,非一句两句话能说清。但到了上世纪50年代后,众所周知的是:户口—命根,如影随形,如枷如锁,伴人一生,不服不行。黎民难逃雷池一步,生存繁衍亦由它定夺七分,而非三分。比如当时动员你上山下乡,关键结点就是销户口。户口一销,就无人搭理,你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因为,从此你没有口粮,也不可能找到工作,往下,更谈不上在城市里搞对象成家等等……

那时户籍制度对农民尤为不公。同为公民,农民还要缴公粮当义务工,但得到的社会福利,却远不及城市人。而若想从农业人口转成非农业,说登天,一点也不为过。我的户口从城里人变成了某县某公社某大队的社员后,历时5年,有幸去上学,户口到了学校,自己则见不到。毕业有了工作,户口又入在单位,单位在城郊乡镇,又为乡镇居民。直到1978年底我结婚成家,有幸拿了那一页纸,在热河老城一派出所上了户口,才成了承德市市民。想一想,得到这安身之感,其间竟历时10年。我还是运气好的,多少

人销了户口后,就再无转入城市的机会。

中国的改革走了30多年,终于在户籍管理上有了重大的变化。其实,人民对此期望由来已久。1978年《光明日报》副刊发表小说《调动》,轰动一时,写的就是两地分居的夫妇为工作调动和户口迁移历尽艰辛。可能是此事关系重大,直至今日才有突破,这既表明了改革进入了攻坚阶段,又表明当下经济发展有了承受能力,同时我们也有了面对户籍改革后形势的自信力。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中小学生会大量增加,城市必须让学生有学可上有书可读,前一阶段小学每班八九十人的情况,说明准备不足的问题是存在的。

我以为,户籍改革又绝非只是单行线,只是扩大城镇人口,而应该是双向的有进有出。城门大开,为的“有人要进城,也有人要出城”。如今不少农民进城,农村房舍空闲,城里人想来农村“住”,可有些市政政策又不允许,于是大家就只能挤在城里买高了房价,争抢吸雾霾空气。我想,这种情况会在今后的改革中得到关注并有所突破。但眼下,我们还是先为打破城乡“二元化”欢呼吧!

□马艳芸

在这个文学的题材愈渐趋向于多元化的时代,我们日益挑剔的感官也将融入这多层次的文字游戏,以至于那些另辟蹊径、首先从概念上突破众人思维的小说至今仍活跃在文学舞台上。

说起我们爱看的《吸血鬼日记》、《暮光之城》等影视作品,都是由小说改编而成的。追溯起来,其实吸血鬼类型的小说早在七八十年代便流行于美国,作为一种在西方传统文化中的邪恶精灵,这类文学题材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并不受人们的热捧,不少人将其等同于一般的恐怖小说而鲜有人研究。而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吸血鬼类型的小说则逐渐跳脱了纯粹的幻想文学、恐怖小说的束缚,渐渐受到人们的喜爱。早的不说,我仍记得当时《暮光之城》那些电影一出来的时候,绝对是引爆大家畅所欲言的共同话题。

对于魔法类小说,其与吸血鬼类型小说颇有些相似之处,即都是由幻想缔造出的人物故事,但魔法类相较于其不同的是设定的虚构人物不仅仅拘泥于吸血鬼这一种,其大可以天马行空,为所欲为地尽情发挥着想象力,而不用顾忌你所虚构的一切是否符合逻辑。听起来,

从吸血鬼到各式的穿越

倒是有种放任自我的趣味夹杂其中,但就凭本面而言,我觉得魔法类的小说本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小说体裁,但我们不能偏颇地去理解在这里的“不负责任”这一说。它的定义只是给了小说作者一个尽情发挥脑细胞、展示其与众不同想象力的机会,而不用再去局限于一些现实中条条框框的样板式格局。

但不得不说,这种类型的小说的追捧者广泛是青少年,尤其是男孩子们。像《哈利波特》、《指环王》等无疑成为这类题材的代表作。

谈到后期大热的穿越文,或许很多人脑海里都会不知不觉浮现出电视剧《宫》的场景来。是的,《宫》的确是由小说改编而来,这类小说改编为影视作品的例子也已数不胜数了。但是它的大热似乎也意外地带动了网络上穿越文的大量涌现,很多爱看小说的朋友或许都会对

此有所印象,几乎那段时间各大文学网站真的就是铺天盖地地清一色穿越文,简直让人看到想吐,而到现在,其身影仍活跃在版面上。

说实话,我很佩服这种创意,且不说作者到底是架空历史还是对主角穿越到的年代了解的到底有多少,光是这种不走寻常路的思维就足以让读者眼前一亮。但个人认为,写好此文还是颇有难度的,首先要熟稔地掌握历史,才算写架穿,好歹一些基本的情节不能错乱吧,否则就贻笑大方了。

小说的时代还在上演,其多元化的覆盖力也已不再是我们所能一一叙述的。从吸血鬼到如今各式各样的穿越,这样推陈出新的小说题材都足以吸引我们凝聚的目光,而下一步,或许小说作家们又将打开一个新的纪元,掀起一股崭新的浪潮。

式。不知是手工艺上的传承,还是饥荒年月让他对食物的敬畏,发于心,表于象,那是如此的真切,双手捏住面棒两端,动作缓慢而又坚决地向下扯,不是直线扯,是略带弧状,一扯,一松,一扯,一松,循环往复,面就渐渐细长了。远远看去,他的腰,他的臀,甚至整个身子都在小幅度地扭动,不停地扭动。村人看了要好笑,其实不然,那动作富节律,有韵味,动感鲜明,极像一支古老质朴的舞。是的,就是舞,追溯起来,人类的舞蹈莫不源于民间的生活与生产,我想,常如这个样子,便是那圆融的舞台动作最初的本底了。多年后,在一个面馆里,看到一个人拉面,动作花哨,夸张,近乎于表演,相较起来,常如的动作更简洁,有拙朴之美,更接近于舞蹈的真谛。

阳光下,挂面如丝,被四野山风吹动,似轻歌曼舞一般,构成一道奇特的风景,常如的挂面,细,白,滑,有韧劲,口感独特。常看到外村人背着沉甸甸的布袋,外加一张讨好的脸,到我们村里来,他们没现钱,想用小麦来兑换常如的面,好解解馋,或者待客时添一份光。

后来,面坊就歇了,也不知常如后来如何了。最近一次,在村口遇到了常如,那时,他正站在一个高坎上,茫然望着那片长满荒草的麦地。常如老了,曾经漂亮的黑胡子白了,挂面一样,在风中柔弱地飘。猛地忆起,常如曾经舞蹈般的身姿,不觉间,悄然已远。

『乱』与『套』的辩证

□杜学英

“乱”与“套”一搭配,谓之“乱套”。但二者“搭”而相悖,“配”而反向。“乱”因不受“套”的管束而“作乱”;“套”因意欲治乱而“制套”。双方一个劲儿地纠缠,碰撞乃至不得开交。不是“套”套住了“乱”,便是“乱”乱了“套”。

看家必讥笑这是不入流的“绕口令”。还是举例说明为好。走在街头,见有的少女梳“歪把子”头。过去未见过,古书有记载:凡是被判死罪者才有“资格”梳“歪把子”头。据说这是为了便于刽子手砍头——看须颈部好挥刀。当代一些俏佳人或许不知这段小历史,或许就是为了乱乱这个“套”而无所顾忌地视“歪把子”头为至美,走在街头露倩影。

又见近几年来,有诸多靓女穿皮短裙,踏足街巷,左摇右摆,煞是傲慢。据国外归来客证实,这短皮裙在西方是妓女的“标准装”,除嫖客注目外,众人皆侧目,知是做“白肉生意”的。城内靓女大都不做这“生意”,却也穿上了这种“职业装”,岂不又是“乱”了“套”?

“乱套”之例,实不可胜数。再数一例,品品滋味。从前人们鉴赏艺术的标准是“真”与“美”。确认,“美”由“真”来,“真”由“美”显。欣赏一幅好画,动情道:“画得像真的,连发丝都画活了。”而如今却不然,越不真越艺术,以不像为“唯美”。在一张画布上涂涂抹抹,脏兮兮的,有人却赞道:“这才是艺术的精品,是用心灵感应画出来的。”你说“乱套”不“乱套”。

“乱”的还在后头呢,在正常耳朵听来,音乐范畴内,民歌最动情,轻音乐最抒情,打击乐最激情。有人说,21世纪的音乐,将被超现实的“后现代主义”音乐所取代。那么,“后现代音乐”是什么样子呢?日前,有幸从电视中听到、看到。其“音色”与“声调”是难以描绘的,如锈蚀的钢锯在“磨牙”,若破损的机器在摩擦。这哪里是我们耳闻的音乐,简直是害人耳鼓的超级噪音。然而,“专家”却不这么看,他们说:“音乐是在不断否定中开拓、创造、前进的。”呵,“乱”了“套”的噪音是“创造”的“成果”呵!

纯客观地说,“乱”与“套”的交手与冲撞也可归入“必然”行列。当“套”套得过“紧”,时间过长时,“乱”的反作用力就越大,越强。“套”一旦被“乱”所冲破,即会出现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景观”。都想强烈的表现自我,都欲追求独立的“个性”。而“个性”是不承认程式、传统与规范的。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洁身自好,我行我素;别出机杼,异想天开。对传统的否定,便成为一种时尚的潮流。这即是“乱套”的触媒。诚然,“乱套”也有两个归宿:“乱”有规则,必有“后治”;“乱”而失序,后患无穷。

因此,面对“乱”与“套”的交锋,审慎静观是应选的上策。有此一策,就不会赞噪音为音乐,赞苍蝇为美味,理当如斯,但愿如斯,如斯这般,我们才能在有格局的生存环境中幸福地地生存下去。你以为然否?

资讯快递

中国十佳打工诗人评选启动

本报讯 8月中旬,由安子·中国十佳打工诗人奖评委会和南方诗歌研究中心联合主办,深圳市时代青工文化服务中心承办的“安子·2014年中国十佳打工诗人”奖评选活动在深圳启动。这是中国首次由打工者自己评选的年度十佳打工诗人奖。

据介绍,目前我国有3亿外出流动的打工者,在汹涌澎湃的打工大潮中生长起来的打工诗歌,已成为一支重要的诗歌流派。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打工诗歌写作者有两万多人。

据悉,“中国十佳打工诗人”奖计划每年评选一次,所有投稿作品均作为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2014年中国打工诗歌精选》候选作品,《2014年中国打工诗歌精选》还将开设获奖作品专栏。

(周倩)

“在场·第二届中国油画双年展(2014)”在京举办

本报讯 8月16日,由中国油画学会、中国美术馆联合主办的“在场·第二届中国油画双年展(2014)”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展览邀请了34位画家,共有600余幅作品参展。

展览以“在场”为主题,凸显“在历史之场”、“在生活之场”和“在困图之场”三个部分,以突出中国油画创作的本土特性。

参展艺术家既有在新中国美术史上创作出名作经典的董希文、罗工柳、詹建俊等人,也有长时间被“遮蔽”但有建树的艺术家,还有大批中青年油画家,使展览拥有多元的姿、不重“名份”而重学术的气息。展出作品凸现了从生活向创作转换的内力在力量。

(法明)